

書 畫 藝 文 衆 大

山 南 望

圖 雅 鄒 著 朔 楊



第一輯 大眾文藝叢書

傳家寶 (小說集)

趙樹理 著

親家 (小說集)

康濯 著

光榮 (小說集)

孫犁 著

望南山 (中篇)

楊朔 著

劉志丹的故事 (中篇)

董純倫 著

在城郊前哨 (散文)

戴辰 著

穆林女獻槍 (詩)

王亞平 著

生死仇 (劇)

陳明·達嬰 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望南山

一九四九年八月華北一版

基本定價：

山 南 望

圖雅鄒 著朔楊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望南山

作者 楊

翊

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

• 印翻准不 • 有所權版 •

月八年九四九一

版一第版北華造印平北在

前記
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國民黨反動派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，對解放區發動了瘋狂的進攻，並在十月間向張家口進犯。當時在毛主席正確的戰略方針領導下，我軍暫時「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，並轉移軍力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」，主動地撤出張家口，轉到另外戰線上殲滅敵人。察南蔚縣川一時陷到敵人的魔手裏，土匪跟地主就和敵人勾結一起，對一度獲得解放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蹂躪。但人民決不屈服。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組織起游擊隊，經過千辛萬苦，流血犧牲，始終不屈不撓，堅持著鬥爭，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

，毛主席的戰略方針終於勝利，解放軍重新打回察南，和當地人民武裝會合，消滅了反動勢力，蔚縣川的人民也重新得到解放。

這就是這篇小說的歷史背景。

瓜兒不離秧，孩兒不離娘，察哈爾蔚縣川的人民依靠着大南山，就像偎在娘懷裡。這片大山坐落在察哈爾河北交界，冬天頂着滿頭白雪，夏天蒙着雲霧，灰鋼鋼的，水氣挺重，春秋兩季天氣豁朗，山色黑蒼蒼的，顯得又俊，又莊重。山上長着松樹、杉樹、白楊、樺木，密密層層，也沒主，誰有力氣，砍一天柴火挑到蔚縣城，就能換到吃的。百姓常說：「這是窮人的活路！」又都是活山，數吧：九宮口，飛狐口，新開嶺，石門峪，四十里峪，淨口子，住南直通涑源和完唐二縣，來來往往，腳運不斷。

新開嶺下有個村莊叫大王疃，離蔚縣城二十五里，全村一百九十戶。先前掌權的是地主蔡八翠。這人長的像個肉墩子，兩隻小綠豆眼總盯着人，打旁人的

算盤，人家一望他，就趕緊陝巴陝巴眼。都說他胎子硬，跟大同地面一個外號叫齊天大聖的土匪是拜把子兄弟，仗着這點惡勢力，欺壓本鄉的人。

他家裏的長工鄒多喜，就是他最吃順嘴的一塊肉。多喜原本是涿源人，七八年前，他奶奶拉着他跟兄弟河渠，一担子東西逃荒逃到大王疃，弟兄兩個一點都不一樣。河渠是個小個子，挺精幹，兩個黃眼珠一閃一閃的，像電光，嘴老閉得繃緊，不大言語。多喜可長了個大癡個子，說話大舌頭，做活像牛一樣出死力。八翠見多喜聽使喚，又是外路人，好欺負，出了挺少一點錢僱他當了長工。安



插他住在旁院一個小場屋裏。老奶奶也跟着擠進去住下。八翠得管她口剩飯吃，支使她拆拆洗洗，縫縫補補。河渠性子彆扭，不肯聽話，地主便發話道：『我這也不是聖人廟，供養閒（賢）人，要住就得掏房錢。』

河渠一賭氣走出去，被本村一個開豆腐房的許老用收留着住下，日久天長，也沒過什麼禮，村裏人都公認他是許老用的乾兒子了。從此，河渠就是那屬野雞的，吃碰頭食。措柴攪工，有時跟當村一個叫趙璧的木匠做零活，一來二去，倒學了一手好泥水手藝。

說起許老用，真招人笑。平五十的人了，看起來可只四十郎當歲。尖鼻子，尖嘴巴，也不長鬍子，嗓音挺脆，滿嘴淨是巧話。年輕時愛唱小旦，一輩子沒攢下錢。到如今還是個老光棍子，靠着賣豆腐胡弄着過。十年穿了一件破棉襖，又油又爛，常愛自己取笑道：『你們別不認識貨，這就叫滾龍（隆）袍。你看我——』就唱道：『前面也是隆（龍），後面也是隆，渾身上下淨是隆！』

逢上天冷夜長，吃罷晚飯，大夥慣愛湊到他豆腐房裡，說說家長里短。趙璧跟一個叫大毛欄兒的楞頭青走動的最勤。蔡八翠的底細，許老用摸得一清二楚，常對他們抖擻他的老底說：



大夥慣愛湊到豆腐房裏說說家長里短

「他這個人哪，三字經橫念，人姓狗！說起話來天官賜福，幹起來男盜女娼。早先那幾年，那裡趕集沒有他，圍着糧食市可轉啦。見了糧食就抓一把，又看成色，又問價錢，你當他真買麼？甑冷子揣進兜裏。一個集趕完，他的口袋也裝滿啦。一到冬天，閒着沒事，還到外堡子去要飯，爺爺奶奶叫的挺歡，要的毛糕筱麵，統統埋在個窟窿裏，攢多了，趕着牲口去馱回來餵豬。……」

趙璧是個慷慨人，不信世間上會有這種刻薄

鬼，擺着手笑道：「我不信。我着你是吃柳條，拉筐子，肚子裏編。」

許老用急得尖起脆嗓門說：「你看，當泥鰍的，不怕迷眼，再醜的事他也幹得出來。你沒見他老婆，蒺藜子拌草，更不是好料。帶個大馬尾鬃，打扮的鬼畫符，不是賴子上捏幾道紅道，就是腦門子上拔幾個火罐子，整天躺在炕上，拿手捂着腦瓜子，哼哼呀呀的，叫河渠奶奶給她揉肚子，捶腰。不過也怪，多喜就是在院裏做差事，她也看的見，爬起來就咬牙切齒地罵「可恨！」這一對寶貝，真是太監騎驢馬，少了雞巴沒有蛋，缺德貨湊到一塊了！」

其實並不止這點，蔡八翠還有更歹毒的手段。他最會放高利貸，黑驢打滾，臭蟲利，連本帶利翻上幾翻，窮人還不了賬，死逼着就得把地給他。大毛欄兒家裏原有六畝地，有一年春天沒落一滴雨，到處是一片白地，他爹跟蔡八翠借了二十塊白洋，熬着過日子。轉年老驢下了個小驢駒，可有活命的路了，全家正歡喜，蔡八翠找上門來對爹說：「你這兩頭驢還不够我的利錢呢！地你也別種了，兩頭驢也給我，看着咱們是老相好的，欠下的零頭欠着吧！」爹一口

氣沒喘上來，氣了個死，一會醒過來，半天不說話。閨女太小，不懂話，光哭着吵餓，爹正沒處出氣，拾起根棍子，一下就把閨女打死了。八翠倒滿街說：『這樣的大人，窮極生瘋，真是狠心！』

就靠這種種毒辣辦法，蔡八翠橫行霸道，全村的地差不多叫他撈去一半，害得許多人都變得像牲口似的，替他做活，繮繩握在他手裏，由着他打罵。可是沙礫也有翻身日，蔡八翠橫行的日子到底也有個頭。一九四五年秋天，八路軍來了，攆走日本鬼子，再後來又做土地改革。領着農民翻身的是區委書記周連元。他一來，大家爭着訴說八翠的壞處，要求跟八翠評評舊理。也不知怎麼透了風，蔡八翠不等人鬥，先一天收拾收拾值錢東西，半夜溜了，都說是投奔齊天大聖去了。

他老婆披頭散髮，裝瘋賣傻的，擋在大門口，對着來評理的人又磕響頭，又哀告，哭着哭着就昏過去，躺在地上吐白沫，河渠這後生平時像個沒嘴的葫蘆，胆量可有天大，大夥舉他做新農會主任，領着頭翻身。八翠老婆看看裝死、

吓不倒人，又裝熊，躺在炕上睜着眼說胡話。

河渠通破她道：「你鬧也是白鬧，反正挨不過去。咱們也無非要討還欠債，照樣會給你留吃留穿。就是八翠不跑，也不要緊。」

她可假裝發燒，燒的滿炕亂跌，嚷着說穿大紅襖的吊死鬼來纏她。這也無用，她家拖欠農民的孽債還是清算了，拿出房子地頂了賬。

一個叫吳寶山的地主假裝開明，先獻了地。這人長得白淨大眼，嘴巴下一把疏疏落落的山羊鬍子。早年在北平一家當舖做管賬先生，識點字，平時最會獻功買好，見風使舵。村裏人多半是老粗，拿不動筆，他便披着人皮混到農民隊伍裏，依舊在村裏做做文墨事，骨子裏却是跟蔡八翠一條線。

大家喜歡趙壁做人豪爽，推他頂了八翠當村長。這一來，村裏人第一次衝破了地主的黑牢，見了光明。早先被霸佔去土地的人重新拿回原地，早先沒地的人也分到地了。多年壓在大家心口上的石頭猛一下子掀掉，多年磨折着大家的痛苦一下子消除了。他們在地裏流着汗做活，心裏一想到這是自己的地，這

是替自己幹活，秋天打下的糧食也是自己的糧食，全家可以吃的飽，還可以換回棉花和布來，冬天添補件新棉襖，他們的心裏就開了花，臉上也透出喜色來了。多喜跟老奶奶喜氣洋洋地搬到八翠家的正屋去，河渠也回來宿了。八翠老婆挪到廂房去住。

許老用更樂，龍袍脫了，分到三畝地，一件光板老羊皮襖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喜的拉着區委書記周連元說：『這是從那打着燈籠找來的呀！莊稼人沒地，好比草拔了根，活不長遠。我自吃了五十年飯，風吹雨淋的，今天才算扎了根。』

但是窮人翻身，有人却急得眼紅，硬要騎在你的頸子上拉屎，鬥爭便展開了。

二

這時候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，一連幾天，隊伍從張家口那邊過來，順着

山口退到山南去。河渠和村裏人天天立在村頭上，也沒心思做活，手搭着涼篷，遠遠瞭望着大路上撤退的隊伍。趕十三那天，掩護的部隊最後一走，就再不見人了。

河渠好像忽然丟了心，肚子裏不知是苦是酸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他蹣起脚尖，伸長頸子往北瞭，只盼望還會有人上來。但是平川上空落落的，人牙也

不見，只有風捲着黃草，滿地打滾。他再回頭望望南山，山口封鎖着飛塵，透不過信來，那片莽莽蒼蒼的大南山竟把他跟自己最親的隊伍隔開了。

當天黑夜，那個人也沒正經地合一合眼。拿到鬥爭果實的農民都都要緊東西拾掇好，心吊在半空，只等村裏一篩鑼，便朝南山跑。許老用的豆腐房裏也不像往常時那樣熱

河渠好像忽然
丟了心，肚子
裏不知是苦是
酸。



開了。盆裏泡着豆子，他那有心情磨豆腐，坐在胡麻油燈旁邊，巴搭巴搭光油烟，抽完一袋又一袋，悶着頭不響。趙壁，鄒多喜，大毛欄兒，東倒西歪，躺在炕上，也像吃了啞吧藥。外面颳着大風，呼呼地，捲着沙土，搖得窗門亂響。誰要不經意朝門一望，旁人立時都抬起眼，心也縮在一團。

大毛欄兒綽號氣蟲子，動不動冒火，一不順心便說七道八的，人倒是個直性人，這時又發牢騷說：『八路隊這一走，咱們又捧下虎背來了！往常他們對咱們多好，怎麼說聲走，就丟下咱們不管啦！』

許老用悄悄說道：『你大聲小氣嚷什麼，怕外頭聽不見？當初分果實，你比驢駒子蹩的都歡。這回可倒好，打仗沒上陣，先尿啦。』

大毛欄兒急得分辯道：『你別門縫裏看人，看扁人了！我又不是草鷄蛋，怕誰咬我的×！我是說八路軍不該說走走的一乾二淨，連根人毛也不留。』

門外有人接嘴說：『我就沒走啊！』說着推開門進來。

大家一看是周連元。他有三十幾歲，個子不高，紅漆臉，長得十分壯實。

從他身上，誰都能感到一股力量。你看他走路那個穩勁，舉動那麼乾脆，說起話來，每個字都有一定的分量，處處表露出他的堅強的意志。他對人又特別和氣，解決個問題，三次兩次跟人談，也不嫌煩。還時常跑到地裏幫人鋤豆子，拔草，說說笑笑，一點沒架子。就連三歲五歲的小孩見了他，也要纏着他不放，熱呼呼地管他叫老周。

當下大家一齊樂的說道：『老周你從那來的呀？吃了飯沒有？要不要燒點水喝？』

周連元把手裏的駁殼槍往皮腰帶裏一插，連擺着手說：『別麻煩，別麻煩。』一面踏着鍋台跳到熱炕頭上，盤起腿坐下問道：『河渠呢？』

許老用又恢復了平日說笑的本事，拔起脆生生的嗓子道：『放哨去啦。他說不怕一萬，就怕萬一，放個哨，頑固軍要真來了，一篩籬，大家也好跑。大毛欄兒，你也別光放屁，天這裏冷，還不去換他回來。』

大毛欄兒走後，周連元問起堡子裏的情形，趙壁挪動挪動大身量說：『看

周連元
說起酒來，
道：『這酒
把地塊握
緊！』



起來有點不大穩，人心惶惶的，就連我們當幹部的，心裏也沒底。你這一來，才吃了定心丸。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周連元心裏自然有底。他知道敵人已經收了齊天大聖那幫土匪，改編做保安隊，天黑到了蔚縣城。但他是冀中來的幹部，經過日本人『五、一』最殘酷的大『掃蕩』，也鍊出來了，向來有把握，就蹲起來滔滔說道：『怕啥？咱們大江大海，粗風暴雨，什麼沒經過，眼前再艱苦，也不會超過抗日那個時候。你別看國民黨進攻的兇，佔了張家口，其實是兔子的尾巴，長不了。丟個城，丟塊地方，咱們不在乎，要緊的是殲滅他的力量，城也就奪回來了。軍隊撤走了，是要轉出去打敵人。咱們都不走，又有區小隊、縣大隊，有把握堅持這塊地方！』

河渠差不多是跑回來的，臉凍得通紅，渾身一股冷氣，一進門就說：『老周，你想壞我了！你看咱該咋辦？』說着蹲到灶口前，張着兩手烤煤火。

周連元笑道：『咱們正商量這事呢。』便把剛才的話重新唸叨一遍，又說：『村裏的地呢？分了。地主跟土匪頑軍準要倒算……』

河渠一揚眉說：『我不怕倒算，只要你有章程，我就敢幹！』

周連元道：『你真是團火！我的章程也是大夥的章程。分到的地，誰也不願再叫人奪去。眼前只有一條路，就是組織護地隊，保衛翻身的果實！』

鄒多喜蹙拉着大舌頭說：『恐怕不大行吧？光幾枝破槍，那敵得過人家！』

河渠站起身，一擰手道：『你不幹我幹！那天組織呢？』

周連元也在炕上立起來說：『這也不是描花樣說幹就幹！區裏又打起游擊來啦，我得先到旁的村去聯絡聯絡，明天再碰頭。』一邊拔出槍，跳下炕來。

鷄叫了頭遍，大風呼呼的，颳過一陣又一陣，永沒個停。遠處隱隱約約有

一聲槍響，周連元抓住門，扭回頭說：『明天可得小心情況！』

三

明天直到後半晌，才發現了敵情。堡子裏的年輕男女先一步挾着包袱，帶上黃糕，毛糕，莜麵餅子一類吃食，跑到南山脚下。這一塊是個慢坡，上上下下，淨是溝啊坎的，頂容易藏。有些溝曲拉拐彎的，打日本那時候，村裏人順着溝挖了許多小窩躲敵情，生人找都找不着。

河渠抱着枝大套筒，還是早兩年村裏民兵使的，爬在塊土坎後，一瞭見敵人忙用胳膊彎子肘了趙璧幾下。敵人雖的少也有三里地，像些小黑點，總有三十來個，接近大王疔村時，散開了，畏畏縮縮好一陣工夫，才進了堡子。河渠的眼冒出火來，覺得敵人好像走進他的心口，蹀得他的心火辣辣地痛。他們在堡子裏幹些什麼斷子絕孫的事呢？不知道。足足悶了有兩頓飯時候，才見又一個小黑點閃出村，掩掩藏藏朝山根奔來，有人吓的說：『頑固軍來啦！』慌得

要跑。河渠抓緊槍，紋絲不動。一個半個敵人敢來，乾脆就送他回老家！他瞪着黃眼珠，見那小黑點一會顯在地面上，一會又沒到窪地去，越來越近，看清楚不是敵人，倒是個本村人：穿着青棉袍，嘴巴下一把山羊鬍子。

趙壁招着手叫道：『吳寶，吳寶山，堡子裏到底啥樣啦？』

吳寶山提起大襟，幾步奔到趙壁跟前，氣也喘不勻，呼嚕呼嚕說道：『托村長的福，總算沒遭害。我怕你焦急，不來送信不好；來吧，提心吊胆的，真叫人害怕。後來一想，村長爲大家，出多大死力，我一條老命能值幾個錢，就跑來啦。』

趙壁皺了皺眉，他又連忙改口說：『村裡平平安安的，行許不要緊。來的那幫人是城裏保安隊的，一進街這個嚷啊：八路來了，你們燒茶燒水，就不能給咱口涼水喝？我看看勢頭不對，挺着頸子出來支應吧，要啥給啥，說一不二，好歹壓服下去啦。他們問我是不是幹部，我說：幹部都跟八路走了。他們說：怕啥？都是中國人，回來露露名就行了。』

河渠冷丁問道：『蔡八翠回來沒有？』問得吳寶山打了個冷閃，趕緊答道：『這個摸不清，反正我沒碰見他。』

有的娘們掛着家，也趕到近前問道：『你看回家要不要緊？』
吳寶山說：『誰敢保險！不過村裏倒沒怎麼糟蹋。』



拚命攔擋也攔擋不住，零星星走了幾個。

娘們鬆了氣，甯起家來。圈裏的豬一天沒喂了，鷄窩黑夜不蓋嚴，別叫黃鼠狼給叨去。破家值萬貫，那擺得開？噦噦喳喳一商量，胆壯的就想回去。河渠怕受敵人騙，拚命攔擋也攔擋不住，零星星走了幾個。回去後果真挺安穩，也沒出什麼事。

趕三天頭上，鄒多喜拿起鐮刀，繩子搭到肩上，望着河渠說：『老二，我也家

去啦。撇下奶奶自個，我也不放心。」

趙璧急得插嘴道：「咱們可都分了地，地主又不是老綿羊，你不怕他倒咬一嘴！」

河渠也閃着眼說：「你怎麼這樣糊塗，回去不是明着找死！你就別想我肯放你走！」

多喜撓撓頸子道：「你說的！他們也不是老虎，還會吃人！」他一心只惦着老奶奶，便貴賤不聽人勸，悄悄溜到一邊去，瞞着河渠割了把柴，裝做沒事的樣子撐起來往回走。堡子圍着道土牆，門口站着個保安隊，穿的一身青，瞪了他一眼，也沒多問。他心裏挺胆虛，走到蔡八翠大門口，前腳剛邁進門坎，却見八翠老婆從廁所走出來，手捂着腦門子，哼哼啾啾地叫：「噯呀！噯呀！……」一眼望見多喜，臉刷地變了，手指着多喜，咬着牙罵道：「你這塊閻王爺也不上賬的窮骨頭，往那瞎撞？別把喪氣帶到我家來！八路一滾，你當還是你們窮鬼的天下呢！」

罵得多喜那敢吭聲，慌忙退出去，走進旁邊那個場院去。老奶奶聽出他的腳步聲，在小場屋裏問道：『是多喜麼？』一面焦急地走出來。

奶奶有七十了，高身量，腰板挺直，白頭髮脫的剩不幾根，還在腦後挽了個小揪——一看就是個剛硬要强的人，她把多喜一把拉進屋去，關上門，指了指隔壁說道：『那主又回來了！你來家做啥？你不知道奶奶心裏多急！』

多喜吓了一跳，問道：『八翠回來了麼？』

奶奶說：『不是那壞蛆是誰！前天領着保安隊一塊來的。眼時村裏光許進，不許出，也不知按的啥心腸。那天一來，八翠老婆就把我攆出正屋來啦，打呀罵的，把咱們的東西揚得滿院都是，摔碎好幾個碗。我要搬糧食，八翠推了我一跤，也不叫搬。這兩天，我就光嘸土豆子了。別再耽誤時候啦，你快走吧！』

說的多喜很慌，懊悔自己不該不聽河渠的話，拔腳想走，正在這時，門砰地踢開，蔡八翠像個肉墩子，冷不防出現在門口。這傢伙雲着兩個小綠豆眼罵

道：『你們這些侂屬們，真惡透了！村裏攪了個天昏地暗，都是你們侂子領頭鬧的！背後還說小話！怎麼？這筆賬不該算算麼？』一面邁進屋，點着多喜的鼻子罵得更兇：『人心都是肉長的，你也得把心攔在當中，別攔在肋巴骨裏。我那點虧待了你？當初你們逃難過來，不是我養活着，早做了外鄉鬼！你倒恩將仇報，鬥爭起我來！地分也就分了，我也不要了，可有一宗，你們得給我租子。』

老奶奶氣得顫着頭說：『秋天打的糧食，幾大甕，都叫你霸去了，你還要啥租子？』

八翠嚷道：『嘿嘿，是你霸去我的，還是我霸去你的！你們分了我六畝平川好地，賴年頭，也能打兩石，按三七分，二七一十四，你們得交我一石四斗租子，少一粒不行！』

老奶奶道：『你這不是逼人麼？叫我到那給你弄去？』

八翠上去打了老奶奶一個嘴巴子，罵道：『老白菜幫子，再敢撒潑！你不

把多喜橫拉豎拉綁走了。



說理，我找人跟你說理！」一躁腳走了。

奶奶見八翠一走，趕緊推着多喜說：「你快跑吧，省得吃虧。我這條老命，豁出去算啦！」可是又那跑得及？沒到街上，八翠早把多喜堵住，指着他對兩個保安隊嚷道：「先拿住他！這些侂子最惡」，保安隊便動手網人。

老奶奶拉着多喜的胳膊叫道：「你們都鑽泥了，壞了心了！要拿就拿我吧，我這條老命也不要啦！」

八翠雙手把她一推，一推推了個脚朝天，冷笑道：「拿你做啥！你要孫子就使米來贖，不贖就準備棺材吧！」一而揮着手，把多喜橫拖豎拉綁走了。

四

奶奶跌到個糞堆上，頭嗡嗡的，小揪也跌散了，兩

眼發直，可沒一滴淚。她一輩子遭的罪，比她吃的飯都多，心磨得疙疙瘩瘩的，有點木了。早年也許把淚流乾，從來不哭。哭有啥用，你還指望誰可憐你？老奶奶就是這樣剛強。她喜歡河渠的性子，看不慣多喜那麼軟頭軟腦的，沒有定心骨，好像短個心眼，吃虧到底就吃在這上頭。總得想法救他呀。可又從那弄一石四斗米呢？

老奶奶爬起身，頭一陣發昏，趕緊抓住身旁一棵杏樹，閉了會眼，才挺住了。到許老用家去吧，試試能不能挪借到米。她挺着腰板，慢慢走到街上，才知道村裏鬧翻天了。

蔡八翠起初跟吳寶山串通一氣，先縮着頭不做聲，想騙村裏人回來，看看效果不大，現時又跟鄒家撕破臉，索性現了原形，拿着把牛耳尖刀，明晃晃的，滿街嚷道：『窮小子們，有本領的出來鬥吧！地憑文書官憑印，我是地主，今天就要收地租！』便指使那些保安隊闖進新農會會員家裏，牽牲口，拉糧食，搬東西，銀錢手飾都下了腰包，弄個雞犬不留。趙壁的家抄得更亂，他媳婦

閩
蔡八翠便指使那些保安隊
進新農會會員家裏，牽牲
口，拉糧搬東西。



坐在風地裏哭，縮頭的簪子叫人拔去，頭髮披散着，棉襖也扯掉了幾個扣門。

老奶奶顫顫巍巍地走着却像沒聽見；也沒看見。她渾身上下，從頭髮梢到腳掌，泡在苦水裏泡了七十年，什麼苦難還能嚇倒她？走到許老用豆腐房前，怪呀，單獨沒事，門也悄悄地掩着，門縫裏直冒熱氣。她推開門進去，屋裏熱氣騰騰的，許老用坐在灶火前拉着風箱，鍋裡正熬着一鍋豆腐。

許老用蒼老多了，臉上平空添了些皺紋，眼神挺黏。說笑也提不起勁，見了奶奶，強打精神招呼說：『大嬖，你怎麼有閒心出來串門？上炕頭坐吧，挺熱火。是不是不舒服，臉色不大好看。』

奶奶爬上炕說：『我只恨自己老不死，要能得病死了，兩腿一伸，倒真享福！』

許老用停住手不拉風箱，望著奶奶問道：『家裡出事了吧？』

奶奶說：『人都逃走啦！』便把剛才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，臨末了說：『你看叫我從那弄米贖他？只指望大叔你了。』

許老用且不答話，拿起個黑磁罐子，往鍋裡點了滷，隨後盛了碗豆腐腦，送到奶奶跟前說：『趁熱吃吧。吃一碗半碗豆腐，我還敢做主。別看我天天緊忙乎，又磨豆腐又點漿，其實是奶媽抱孩子，人家的。保安隊一來，八翠就下了聖旨，天天逼我做一鍋豆腐，也不給錢。缸裏剩的幾斗黑豆，眼看露出缸底，正愁沒法討換呢。我沒長皇帝的命，倒長了皇帝的身子，你瞧，這不是「龍袍」又加身了。』便苦笑着張開胳膊，讓奶奶看他那件穿了十年的爛棉襖，接着又道：『羊皮襖給我剝去啦，新綿鞋給我換去啦，於今的日子是老羊趕山，趕到那算那吧！』

奶奶手托着顫，直僵僵地盯着炕蓆道：『難道說我那孩子就白白糟蹋了麼？』

許老用說：「大孀，你也不用難受，趕明天咱去保他。多喜素來沒大錯，給蔡家不知出了多少死力，莫非說還能崩了他？」

第二天前半響，許老用扶着奶奶，包了斤豆腐，到村公所去探望多喜，夜來下了大霜，樹枝上掛着滿滿的，天也冷得出奇。莊戶人早起挑水，滿街拉搭的水滴，滑刺溜的，都凍了冰。他們才進了院，就聽見上房裏發出清脆的巴掌聲，按着是蔡八翠氣兇兇地問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，還有誰是民兵？」一連問了幾遍，不聽見答言，蔡八翠便喝道：「不說吊起他來！」過了一陣，忽然聽見有人破了嗓子叫道：「哎呀，我的娘啊！」

奶奶奶停在當院，臉色都變了，顫着音叫：「多喜！多喜！」一面撲進屋去。

梁上吊的是另外一個農民，痛得咬着舌頭，咬的血順着嘴角往外直淌，兩條腿使力往上拳，拳着拳着忍不住了，腿一伸，又發出一聲不像人的慘叫。

蔡八翠見奶奶撞進來，瞪着小綠豆眼喝道：「你吃啥迷了心竅，跑到這來

趕熱鬧！」

奶奶氣短得提不起音，像要斷氣似的說：「我想來看我那孫子……」

許老用從後邊接腔說道：「對啦，我是陪她來望望多喜，小小不然的罪，你就開開恩，饒了他吧。」

蔡八翠伸出手道：「租子拿來沒有？」

許老用說：「正在湊呢。」

蔡八翠連推帶掀地叫道：「不交租子就要人，世間上沒那麼便宜事！滾出去，滾出去！別在這礙手礙腳的！」

老奶奶被掀得一個踉蹌一個踉蹌的，嘴裏說道：「我給孫子送點吃的還不行麼？」

蔡八翠說：「要送就到後院去！」說着砰地把門關上。

一到後院，奶奶的腿一軟，撲咚地癱到地上。難道說她到了十八層地獄不成？只見露天一個大炕，炕底潑了一寸多深的水，凍得噎噎的。多喜的棉襖叫

人剝去，鞋襪也剝光，赤着腳躺在冰上，臉是泥皮色，鬍子上掛的冰有三四寸長，早不像人樣了。還有個農民剝得赤條條的，下半截埋在土裏，又潑上水，額子上帶着枷，早凍得像石頭一樣硬了。

許老用要拉奶奶起來，她那有氣力，掙着命爬到坑沿上，嘶着嗓子喚道：『多喜，多喜——你叫人害的好苦啊！』

多喜的眼皮動了動，半睜開眼，直盯着奶奶，想說什麼，可是嘴早凍僵，光顫了顫嘴唇，話都不會說了。

許老用恨得悄悄罵道：『八翠這個驢操的，太沒人味啦，死了狗都不啗——先喂他點吃的吧，好提提精神。』便跳下坑去，用手捏了塊豆腐，塞進多喜嘴裏。多喜嚼了兩下，含着豆腐就不會再嚼。連看差的保安隊都覺得不忍心，說道：『你們趕緊贖他回去吧，擱在熱炕上暖和暖和，行許還有救。』

奶奶回去後，求親告友，盛糧食的缸底都掃光了，七拼八湊才對付了兩斗多米，由許老用扛着，又回到村公所。當時已經蒼黑，蔡八翠正要回家，奶奶

攔住他說：我一時實在不湊手，就這點糧食，你先將就着收下，放了他吧，往後叫他當牛當馬，掙着還你。

蔡八翠瞪了眯眼道：「你來贖多喜麼？這點就這點吧，你去弄他走吧，我也不計較啦。」

八翠忽然變得這樣容易說話，奶奶覺得奇怪，可是也顧不上追究，挺着腰板朝後院走去，只愁怎樣抬走多喜。但是多喜已經不在冰牢裏。那去了呢？她四處一霎，猛地發現他躺在個牆圪落裏，頭叫人錮掉了，像段木頭骨輪。那樣一個大個子，一死，縮得像個孩子。奶奶的眼前一陣烏黑，天地都在打旋，身子一仰，立時昏迷過去。……

趕她緩醒過來，已經躺在自家炕上。天大黑了，屋裏點着盞胡蘆油燈，昏沉沉的，燈後設着個木



猛地發現他躺在牆圪落裏，頭叫人錮掉了。

頭牌位，供着碗白水。許老用和趙璧媳婦不知從那弄到幾張白紙，正在燈影裏糊陰魂幡。這是做啥？她起初不懂，忽然觸起剛才的事，心像咬的一樣痛，哼出聲道：『多喜，你死的好屈呀！』

趙璧媳婦坐到炕沿上說：『奶奶，你好點麼？人死了，哭也哭不活了！這年月，早死一天，倒是前世修下的！』說着眼圈先紅了。

奶奶倒沒有一滴淚，硬撐着坐起身，臉色冰冷，兩眼發直，盯着那個牌位有氣無力地問道：『我那多喜呢？』

許老用道：『抬回來啦：停在外邊。他勞累了一輩子，明天讓他揀個地方去睡吧，再也不用起五更，爬半夜了。』

奶奶點點頭，又說：『他吃飯了沒有？我知道孩子愛吃糕，趕明天給他做點糕。我活一天，也有他吃的；我死了，他也就沒人管了！』說得趙璧媳婦抽打着鼻子，小聲哭起來。

奶奶又默住聲，直盯着多喜的牌位。好久好久，兩眼忽然間閃了閃，好像

黑夜裏透出的東方亮，伸手到炕蓆底下，一摸摸出把鋒快的剪刀。

趙壁媳婦抓住她的手腕子叫道：『奶奶，你這是幹啥？』

奶奶渾身亂顫說：『我要八翠的命！我通了他也好，他通了我也好！』

這工夫，就在隔壁八翠家裏，熱鬧剛散，保安隊是人家齊大隊長特意借給用的，儘管是自己插香頭的好哥們，總有點客情，短不了得整點酒菜，邀幾個小隊長來家喝兩盅。客人走後，老婆打掃打掃屋子，把煤爐子通旺，加上些炭，坐上壺水，哼唧唧地捶着腰，上炕先睡了。八翠挪過燈來，翻開小賬本，滴溜滴溜撥着算盤珠，想算算這兩天究竟拉回多少糧食。老婆嫌他熬夜費燈油，催他幾遍也不睡，便嘟囔道：『你天天說我費，怎麼就不看看自己！』

八翠急忙把燈苗撥小，一面說道：『費點也補得上。這兩天，可叫我割拉了一大把。他們說老年喪子最痛，我說除了割肉痛，就是拿錢痛了！』

這一說，老婆想起多喜奶奶，便問道：『可是啊，多喜凍死以後，你叫人鋤下他的頭，送到城裏有啥用？』

八翠道：『那是齊大隊長要的。他害偏頭風，聽說用人腦子配藥最靈，叫我給他找的。』

老婆拿手捂着頭，哼哼啾啾說：『噯呀，噯呀，痛死我啦！也不知道是不是偏頭風？』

八翠一心一意只顧算賬，那有閒心睬她。弄到老半夜，覺得有點冷，一看，火要過了，趕忙添了點煤，想要脫衣裳睡覺，大門外有人拍了幾下門。

八翠高聲問道：『誰呀？』

大門外應道：『城裏來的，齊大隊長有信給你。』

八翠像接聖旨一樣，連忙趿着鞋出去開門，一邊問道：『送去的頭送到了麼？能不能用？』說着打開門，冷不妨閃進幾條黑影。當頭一個挺精幹的小個子立時拿大槍逼住他說：『不許嚷！』一聽就聽出是河渠。

八翠撲咚地跪下去，哭着求饒。才一出聲，便叫河渠小聲喝住道：『你嚷就崩了你！』吓得八翠不敢出聲，光磕響頭。最後還是跌跌撞撞，給帶走了。

等八翠老婆發覺嚷起來，人早走遠。在堡子門口，又發現個放哨的保安隊

，綁得四馬攢蹄的，嘴裏塞着他的衣角。第二天一早，保安隊在村南一條溝口找到八翠的屍首，胸口拿石頭壓着封信，寫道：

『反動地主蔡八翠和頑軍土匪勾結一條腿，向人民倒算，罪惡滔天。我們爲了保衛自己的土地，保衛翻身果實，特把他處決，並正告其他地主，有再敢打反攻的，決逃不出人民的懲罰！』

下首寫着：『蔚縣三區護地隊』。



河渠小醫喝住道：「你嚷，就崩了你！」

五

那天，多喜悄悄走了以後，村裏人正不知怎樣才好，周連元恰巧趕來了。

大夥一見他，立時穩定下來，轟地把他圍住，七嘴八舌地問道：『老周，老周，你看頑固軍佔了村，咱們倒是回去好不回去好？』

周連元先不回答，反問道：『我說咱們願意當人，還是願意當牲口？』

大家急躁地說道：『修行幾輩子才轉生個人，誰願意當牲口？』

周連元變得特別嚴肅地說道：『願意當人就不能向敵人低頭。保安隊那些傢伙沒個正經物件，別看現時不做聲，說不定藏着什麼花招，一低頭準給你套上籠頭。大夥也不用慌，先找些土窖歇歇，吃點乾糧。堡子裏的情形，我想法採聽清楚，再告訴大家。』

村裏人鬆了口氣，一齊找地方歇息去了。這裏周連元派了個後生放上哨，又派大毛欄兒去偵察消息，然後拉着河渠跟趙壁坐到就近一個小土窖裡，悄悄說道：『川下現時可緊啦。敵人到處成立了大鄉，又有奮勇隊，都是些地主武裝，已經不容易活動。靠山幾個村抗日時期有基礎，又偏僻，還能站腳。我跟那幾個村的幹部聯絡好，心挺齊，都下決心要組織護地隊，只要齊心，吐的唾

沫也能把敵人淹死！」

河渠的黃眼珠電似的閃了閃，問道：「那麼槍啞辦呢？」

周連元說：「各村都有幾枝，將就着能使，主要的還是手榴彈，區裏可以供給，不成問題。大王嚙都是那些人可以參加？」

趙璧拿指頭點點了他和河渠，又說出大毛欄兒等幾個年輕農民的名字。

周連元不停地點着頭說：「這就好，合起那些村的人來，也有三十多，先拿南山一帶做根據地，跟敵人打游擊——你們以前打過仗沒有？」

河渠輕輕笑道：「仗沒打過，狐子倒打的不少，頑固軍再滑也滑不過狐子吧！」

正說着，只聽見大毛欄兒在附近叫道：「老周！老周！你們跑到那去啦？」

周連元應聲走出去，看見他帶着個半老不老的本村農民，正在找不着人發急。這個農民本來待在堡子裏，蔡八翠一抓走多喜，動手倒算，吓得他從堡子

上順着繩子溜下來，跑到半道碰見大毛欄兒，就被帶來。他張嘴結舌地說了一遍蔡八翠倒算的情形，大毛欄兒的火早冒起一丈高，罵道：『我操他個奶奶，爺不剝了他的肉做餃子餡吃才怪！』

河渠氣得直瞪瞪地望着周連元說：『老周，人家的刀已經擱到咱的額子上啦，咱還站着等啥？』

一時一刻也不能等了。周連元當天便傳齊了各村聯絡好的人，集合到南山脚下謝家溝裏。這溝彎彎曲曲淨是小岔，有一條小岔頂嚴密，原有兩個舊日挖好的土窖，現在鋪上些乾草，恰好能容三十來人。這夥人都是靠山各村的幹部和年輕力壯的翻身農民，有血性，好樣的。他們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緊擠在土窖前的太陽地裏，豎起耳朵聽着。周連元說道：

『蔡八翠幹的事，大夥都知道啦。咱們受了幾千年的骯髒氣，剛翻了個身，蔣介石那小子又支使土匪地主一羣王八蛋，想把咱們壓下去。多喜的事，真叫人痛心。你們看，誰要是警惕性一鬆，定準吃虧！眼前咱們只有跟敵人鬥爭』

到底，才是活路！」

河渠忍不住跳起來，搖着拳頭發誓道：『要命行，要地萬萬不能！誰要想叫我不翻身，豁出命也要跟他拼個你死我活！』全場的人都哄地叫起來了。

周連元的紅漆臉興奮得更紅，話說的更有力量：『不過咱也不能光憑着一股勁，也應該講究個戰術。敵人來的少咱就打，來的多了，咱就掩護着村裏人撤到南山上，不讓大夥吃虧。咱們的目的是抗糧抗丁……』

河渠接嘴叫道：『還要打擊敵人！』

就這樣，護地隊一把火便點起來了。河渠的鬥爭性強，自小愛擺弄火槍打狐子，槍法頂有準頭，當場被舉做隊長。第二天，多喜的死信傳到他耳朵後，簡直氣炸了肺，當夜帶着大毛攔兒幾個人，手脚麻利收拾了蔡八翠。這一鎮壓，全區凡是想乘機倒算的地主都縮回蓋子裏，不敢探頭。大王疇的保安隊本來數目不大，又是蔡八翠特意從齊天大聖借來搞倒算的，八翠一死，又不清楚護地隊的聲勢究竟多大，趕忙撤走了。

這一來，一拉溜村莊誰不高興，大王懂的老鄉格外歡喜，被八翠拉走的糧食又歸了原主。周連元抓緊機會對大家說：『敵人退是退了，可得防備他們再來。糧食一定得馬上堅壁起來，省得再叫他們搶去，各家也該在山裡有各家的土窖，好躲避他們抓了。咱們組織的越周密，越不怕敵人。』

就由周連元親自幫助村裏整頓起原先的民兵，白天黑夜站崗放哨。各家連夜都到山溝野地去窖糧食，外邊只留下十天半月吃的。護地隊變成一支機動武裝，經常拿謝家溝的兩個土窖做落腳地，四處擾亂敵人。

保安隊財迷心竅，十個八個，有時想來搶糧訛詐，沒等進村，左也響槍，右也打手榴彈，也不知有多少人，看又看不見，誰知道藏在什麼坑坑坎坎裏。他們聽說過什麼麻雀戰，也許這就是吧。吓得夾着尾巴跑了。

人少不行，就調大隊來。護地隊果真不敢頂，他們一路衝進村來。可是村裏除了跑不動的老老少少外，都是光了。家家倒鎖着門，想去砸開，又怕有地雷炸彈。不管跳進那個院，糧食糧食找不着，牲口牲口找不見。都弄到大南山

去了。護地隊頂多一二十枝破爛槍，頂啥用？追去！不知死活的保安隊便闖到南山根底，滿心想圈走些壯丁，好回去補兵。但是東一條溝，西一個坎，那有正經路，一個人也碰不見。冷槍倒來了，吱吱的，壓得他們不敢抬頭。忽然間，半山頂上發一聲喊，一時就像山崩地裂似的，大石頭從各個山頭忽隆隆忽隆隆滾下來，打得那些保安隊又叫爹，又叫娘，抱着頭往回亂竄。

護地隊聲勢却越來越壯，勁頭十足。河渠說：『劫皇槓，操娘娘，要幹就幹個大的！』從此川下的電線一宿工夫就會攪走幾大盤，電線桿子也好不好叫人鋸斷，不知抬到那去燒火了。汽車路上走的大車，駛着縣裏的布疋、軍裝，冷不妨會響了槍，河渠他們就會從路旁跳出來，吆呼一聲連車帶東西一起趕走。敵人氣極生瘋，便集中許多隊伍來『掃蕩』，闖到村裏亂搶東西，有時還點房子，鬧完了就走。吳寶山趁機暗暗散出一些破壞話說：『惡煞星臨頭，大王醜該遭劫啦！今年太歲在南，準應在河渠那侬子頭上！』

大毛攔兒是個直筒筒，燒煤冒黑烟，燒柴冒藍烟。吳寶山見他常說個怪話

，覺得是個空子，可以鑽一鑽。有一天，護地隊宿在村裏，大毛攔兒早晨在堡子上放哨，凍僵了，就着真武廟廊簷下點起堆柴火，蹲着烤火，吳寶山悄悄走上去，嚙嚙地吸着氣，也蹲到火前說：『這個天真够冷的。你太辛苦啦，老弟，爲了大家，自己熬夜受凍的，真叫人過意不去。』

大毛攔兒往火上架了幾根乾樹枝說：『咱天生是挨凍的命，沒啥。』

吳寶山道：『雖說沒啥，總叫我心裏難過。不瞞你說，老弟，我心裏有塊病，老放不下。要是別人，我就不說了，你比他們都開朗，說出來也不要緊。我覺得咱們槍又不多，這樣幹恐怕不大好……』

大毛攔兒搶着道：『有什麼不大好的。遠的不管，你就看看往北十五里那些村吧，糟成個啥樣子？人都圈到堡子裏，出門就得花銀買路條，一回一張。糧啊草的不算，還



吳寶山道：『……我覺得咱們槍又不多，這樣幹恐怕不大好。』

要什麼買兵款、買馬費、買槍費、羊皮費、狗皮費，叫不上名的糊塗費。又亂抓兵，家裏搜，路上拾，攆的走頭無路，好多人都跑上大南山了。咱這仗着有護地隊，總算沒受大害。』

吳寶山搖搖頭道：『但願不受大害！我一個草木之人，拙嘴笨舌的，說話也沒分寸。我跟你是一個性子，心裏存不住話，說錯了，你也別怪。』

吳寶山走後，大毛攔兒賦味的不行。別看他粗，可又粗中有細。他越想越不對，當時找到周連元，告訴了這事。

周連元聽了說道：『吳寶山這人裏外討好，我早就疑心他不可靠，你先不要打草驚蛇，好好釘住他再講。』

鬥爭一緊，大王曠的年輕的男女怕叫敵人堵在家裏，不管颶風下雪，夜夜要睡到山溝野坡去。吳寶山抓緊空子，背後偷偷攬撥說：『像這樣下去，幾時是個頭，倒不如出點糧款，支應支應，也就算啦。』有些熬不過的人，嗷嗷嘈嘈，都跟着埋怨起來。

周連元便對大家道：『眼前苦是苦，可是俗話說：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！再說咱們在這，並不孤立。旁的區，旁的縣，到處都有護地隊。咱們的大隊，又在南山那邊，東擋西殺的，支持着咱，咱也配合着他們。各方面聯在一起，就像一根鏈子，早早晚晚一定會把敵人勒死的！』

從此，人們在那些戰鬥的日子裏，風裏雪裏，雨裏霧裏，不管多艱苦，一想到他們的人就在南山那邊支持着他們，鬥爭得更堅強。在人們眼裏，大南山似乎不是沒有性靈的石頭，倒像最知心知意的親人，有什麼酸甜蜜苦辣的話，都可以對他說。

他們對南山訴苦，說着掏心的話，但更能從南山得到無比的力量。好消息常從山那邊傳來，一時說消滅了敵人幾個團，一時又說拿下那個那個城。他們就是死心眼，相信有一天，自己的人必然能殺過山來，這就更鼓舞了他們的鬥志。大家有時犯急，心裏難免盼望說：『同志，你們怎麼還不回來啊！』不管是在坡裏搗柴，地裏做活，堡子上放哨，也不管是在家裏推磨軋碾，人們好不

好便抬起頭，朝大南山望兩眼。誰也說不定在望什麼，誰也明白是望什麼。黑夜睡在山溝裏，聽見點動靜，就會有人悄悄說道：『你們聽，怎麼像脚步響？』『是啊，是啊，這是脚步！』大夥就披着衣服坐起身，豎着耳朵聽半天。但這不是脚步，是風聲，草聲，是狼蹄子踏落山崖的石頭。他們的人並沒回來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他們挺着胸膛迎着每個戰鬥的日子。山頂的雪消了，山坡的草綠了、紅了、黃了，颳上一場大風，白雪又披上山頭。戰鬥的日子熬過一年，轉眼早是一九四七年冬底。有一天，周連元到縣裡開會，回來時，紅漆臉上堆滿笑，搓着手說：『有了好消息啦，你們願聽不願聽？咱們的大隊拿下石家莊，邊區（當時還是冀察晉邊區）內地的敵人都掃光了，說不定那天就會打回察南來！』

真要回來麼？我的親人啊，可想死我了！不過大隊一來，上千上萬，拿什麼給人家吃呢？人家遠來風塵的，也不能光給糊糊飯喝呀！趙璧老婆說：『我情願吃糠，糧食都留給他們！』老奶奶道：『我餓着肚子也行！』於是也不用

斂，哄地一聲都往外掏糧食、掏鹹鹽，掩藏到一起。缸裏醃的酸菜更捨不得動，孩子饞的張着手要，大人說：『委屈點吧，兒啊，那是留給咱們同志吃的！』從早到晚，人們有事無事往一堆湊，眼更離不開南山。可是一天兩天，年都過了，新開嶺那條山道上還是風捲着雪，連個人影也不見。

有人等得發急道：『都說是鐵腿夜眼的神八路，這回怎麼走的這樣慢？』許老用的臉上放出光，一字一板說道：『你倒是好烟袋嘴，玉石的，會說。咱們出出進進圍着鍋台轉，敢情容易。人家老周不是說嘛，同志們要從石家莊來——你們知道石家莊到底有多遠？』

誰也說不清。許老用捏着指頭，嗓音挑得更脆道：『大約摸說吧，反正不近，總有千把里路。就打老周回來那天算起，一天走七十，今天是第十三天頭上，滿打滿算九百里，現時準過了涑源。我看再等一半天，準有信了。』

說得大毛欄兒的一顆心像起了火，燒得再也耐不住，忽地站起身說：『我迎迎去！』

山去。

河渠問道：『你到那迎啊？』

大毛攔兒道：『涑源嘍！』一面扛起『大套筒』，掉頭走了，當天就翻過



又是三天過去了。這晚上落着大雪，唰唰地響得十分柔和。周連元正跟大王瞳的村幹部在謝家溝土窰裏算公糧賬，外邊雪地裏咯吱咯吱一陣響，大毛攔兒揭起窰口掛的破蓆，滿身是雪鑽進來，咕咚地坐倒。大够見他回來，歡喜的不行，丟下了賬，七嘴八舌地爭着問道：『迎着沒有？迎着沒有？』

大毛攔兒低着頭，也不吭聲，半晌半晌，忽然顫着聲說：『我算白跑了一趟！』

周連元拍拍他的肩膀說道：『難過什麼？勝利要靠本身去爭取，不能光靠

旁人。咱們已經堅持了一年多。好像爬山頭，再加一把勁，就爬到山頂了，勝利也就來啦。」

河渠的黃眼珠閃着亮光，拿起槍，對護地隊一招手說：「走，今晚上搞敵人去！咱們不能光坐着等大隊！」

七

第二天，堡子裏又出了謠言先是說：「解放軍終歸是個後娘，拿着咱就不會像老解放區一樣，管你死活呢！」

後來就說：「解放軍早叫人消滅光了，人毛也沒剩，還盼個啥？大毛欄兒在涇源親自聽說的。」

趙壁心眼直，謠言攪得他光會發燥。河渠是個有心人，覺得村裏謠言不斷，有些蹊蹺，聽見謠言就追。三追兩追，好幾個人都道：「咱也不知道，咱是聽吳寶山說的。」兩人趕緊到謝家溝土密去給周連元彙報。

周連元聽了蹲起來道：「事情已經明明白白了，吳寶山是個地主分子，暗藏在咱們裏邊做破壞工作。沒有家香，引不來外鬼——謠言且不說，怎麼八翠沒門，先走了信？明擺着也是他搞的鬼。……」

說話當中，外面士密頂上嘩啦啦地掉下一片土，河渠問道：「誰？」探出頭去望了望，也沒動靜。

周連元繼續說道：「前次大毛欄兒告訴我後，我也盯了他好久。現在不能再大意了，沒別的，先把他逮起來再講。」

大毛欄兒擄着袖子說：「逮就逮呀！」

可是趕大毛欄兒到了吳寶山家裏，吳家的人迎着他道：「他到川下給你們買鹽去啦，說是給大隊預備的。」

要是周連元知道正當他們說話的當兒，吳寶山在密頂上偷聽了去，事情就好了。可惜早幾天他們確實交代過吳寶山給大隊去買鹽，竟沒十分多心。他只盼附等吳寶山一回來，就逮起來，可沒想到在他回來前，會幹出什麼事情。

當夜，周連元跟護地隊都宿在謝家溝，帶着燈開了個會，佈置支援軍隊的工作，直到三星偏西，才各各拿羊皮襖蒙着頭，牽着腿，緊挨在一起睡着了。

周連元心裏事雜，一時睡不熟。他做起事來，真像快刀斬亂麻，乾淨利落，誰也猜不到他會有什麼難心事，事實上也真難不倒他。回想從張家口撤退以來，一年多當中，經過了千辛萬苦，但是到底堅持過來了。時常有些事在他心裏挽着套，焦思苦慮，黑夜睡不着，白天在人面前，他可永遠挺精神，挺高興。但他終歸老了，不到四十的人，先拔了頂，拔得一個腦袋頂又光又亮，同志們都叫它電燈泡，拔就拔吧，爲了人民，就是掉了腦袋又算啥？他迷迷糊糊睡過去，腦子裏可仍然很亂。一時彷彿在河北平原的地道裏跟日本鬼子進行地道戰，一時又彷彿叫鬼子包圍住了，一個手榴彈扔到他腳前，轟地炸了。

他猛一驚，掀開皮襖坐起來，河渠也忽地坐起身問：『是不是槍響？』

是槍響，就在窰跟前。窰裏黑糊糊的，只有窰口掛的蓆縫裏透進點淺藍色的亮光，河渠爬到窰口，才一掀蓆，叭叭地又是幾槍打過來，還聽見吳寶山在



審頂上說道：『我不是說嗎，大隊長，捉不到這些土鼈砍我的頭！』

吳寶山是在被人看破後，當時溜走。自己既然存不住身，索性來個毒的，出頭領保安隊回來抓人。綽號齊天大聖的齊大隊長親自出了馬。這人生得長臉，大嘴巴子，一臉灰氣，據說夜夜離不開女人。齊天大聖調出一個連的兵力，分做兩股，一股從西抄到謝家溝，另一股由他帶着，一直撲到大王瞳。天已經傍明，放哨的民兵打了個手榴彈，露宿的人從睡夢裏驚醒，忽隆忽隆都往南山上跑，却被另一股頂住。吳寶山領着齊天

周連元心裏事雜一時睡不熟。

大聖一直奔到謝家溝那兩個土窰前，堵住了護地隊。

齊天大聖命令一班人守住土窰對面的溝沿，用火力封鎖住窰口，自己帶着

人站在窰頂上，朝下叫道：『出來出來！不出來就打啦！』

吳寶山也順着說：『我看你們還有啥挺頭！趁大隊長在這，出來該領個啥罪就領個啥罪吧！』

大毛攔兒在窰裏開了腔：『把你娘的，爺要投降，就不是我爹做的！』
齊天大聖朝下卡卡打了兩槍，罵道：『不知死活的東西，看你硬得起來！你就別想跑的了！』

話沒說完，一個好像是人的東西從窰裏颯地飛出來，引得兩面溝沿的槍一齊響了。就在敵人頂上第二排子彈以前的空子裏，窰裏忽地湧出許多人，周連元跟河渠當頭，一面鏗鏗地撩手榴彈，一面順着溝飛跑。保安隊一時吓住，趕再頂上子彈，周連元跟河渠早帶着一夥人鑽進另一個溝，奔着大南山衝去了。衝得後一步的人却被子彈封鎖住，衝不過去，趕緊縮回土窰去。趙璧腿上中了一槍，摔在窰口，幸虧大毛攔兒手快，把他拖進窰裏。

齊天大聖望着那個最先出來的東西，原來是件網得像人的羊皮襖。這是周



一面鏗鏗地擦手榴彈，一面順着溝飛跑。

連元跟日本人打游擊時學到巧妙辦法，先用這個假目標虛幌一下，騙了敵人的子彈，他却本着衝鋒在前的精神，領着河渠他們衝出去了。齊天大聖又氣又恨，吩咐保安隊好好的看緊，不讓窩裏人再衝，一邊叫拿火燒，拿煙燻。

村裏人連男帶女，共總百十來口子，抱着被窩，牽着小孩，都被圈在溝沿上。保安隊動手奪被子，剝人家身上的皮襖棉襖，架起柴火點着，扔到土窩前。溝裏一時烟火騰騰的，陳年的宿草也燒起來，燻得上邊的人都直流淚。

小孩哭了，有的女人抽抽搭搭的，響着鼻子。男人們却說：『哭什麼？留

着你那些眼淚吧！』

齊天大聖連聲叫道：『你們歸降不歸降？再不歸降就燒死你們！』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陣手榴彈，吓的那些保安身閃得老遠，不敢靠前。窰裏又一個勁往外撮土，火一燒到窰口，就被壓滅。

齊天大聖看看火燒不行，又叫當兵的拿刺刀從窰頂往下掘土，想要把大家活埋了。大堆大堆的黃土好像瀑布，順着窰面嘩啦啦直流，兩個窰口的土也就越堆越高，眼看着就要封死了。這時轟隆一聲，一個窰頂挖薄了，土塌下去，陷了個大窟窿。手榴彈颼颼地幾顆，立時又從下邊扔上來。

從天亮打起，直到日頭偏西，窰裏的槍聲斷了，手榴彈也稀稀拉拉的，隔半天扔一個。百姓都急得要命，有人悄悄嘆道：『準是子彈打乾了！』正在萬分緊急的當兒，忽然轟轟地一連幾聲，地面也像地震似的搖了搖。保安隊刷地一下，閃出七八步遠。就見窰頂那個窟窿衝出一股塵土，小旋風一捲，像根柱子似的捲起多高。

密裏悄沒聲的，好像兩密人睡得正酣。保安隊磨蹭半天，才壯着胆子走過去，逼着一些百姓刨開密口，只見每個密裏躺着一堆血糊淋拉的屍體，炸彈的碎片飛得到處都是。他們是在打到最後，眼看密口封死，衝又不能衝，打又不能打，每人光剩下一顆手榴彈時，趙璧先領着大家毀了文件，砸壞了槍，然後熬着傷痛爬到密口上，從沒封嚴的土縫裏對隔密問道：『噯，同志，你們那邊怎麼樣？』

隔密應道：『怎麼也不怎麼的！』

『文件呢？』——『燒啦。』

『槍呢？』——『砸啦。』

『子彈呢？』——『光剩點手榴彈了。』

趙璧便道：『有手榴彈就好。今天咱們是走不出去了，難道咱們能對敵人屈服麼？』

隔密激憤地答道：『死了也不屈服！』

趙璧就笑道：『好，好，你們真是察南人民的好兒子！咱們替人民服務，要替人民盡忠，也是時候了！再見吧，同志，打開你們手榴彈的保險蓋吧！』

他扭回身，大毛欄兒以及其他護地隊員都在一霎不霎地望着他。他跟他們對望許久，一句話不講，最後問道：『你們還有什麼事麼？』

對方一齊答道：『沒有啦。』

趙璧大聲笑道：『沒有咱們就一道走吧！老周跟河渠他們一定不會忘了咱們，一定能堅持到勝利，替咱們報這個仇！』他就懷着這樣勝利的信心，最先拉了手榴彈的絃。……

兩窰裏一共抬出八個死節的英雄。齊天大聖得意到透頂，要不衝出去那一夥人，豈不是全勝？他吩咐人從村裏弄來鋤刀，一個一個把頭要鋤下來。又弄了兩個驢，馱上頭，綁走六十多個青壯年，轟豬似的一起轟進城去。青壯年先關在牢裏，留着補兵。人頭都用鐵絲穿着耳朵。掛在蔚縣三關前的電線桿子和樹上。趙璧跟大毛欄兒的頭掛在棵杏樹上，一天一天變得發灰，發青，發黑，

走了原樣。杏樹迎着春天，却在一天一天發柔，發光，打了骨朵。

八

就在杏花半開的一天，許老用披着他那件『龍袍』，沒精打彩地坐在街頭曬太陽。他的光嘴巴，脆嗓子，原先使他像棵『老來嬌』，總不顯老，這一陣發生的事情，却像一場大霜，打得他垂頭喪氣的，坐到那就愛打瞌睡。有時勉強說幾句巧話，自己都覺得刺耳。

大南山一冬的積雪又消了，許老用漠不經心地瞟了南山一眼，頭一搭拉，閉着眼打起盹來，心裏却像有人用草棍撥着，不能安生。剛才那一瞟，他恍恍惚惚覺得有個什麼東西從新開嶺背後翻上來。該不是人吧？唉，別癡心妄想了，還不是你老花了眼，拿着繩子當長蟲，自己鬧鬼。他儘管在心裏嘲笑自己，到底忍不住又睜開眼。太陽光照得他的眼亂蹦金星，眼真花了，居然看見新開嶺上亂跳着一長串什麼東西。他揉了揉眼，探着身子定神一望，忽然爬起來，

指着南山嚷道：『噯，噯，咱們的大隊來了！』

好幾家子登時打開門，跑出人來，跟着嚷道：『可不是，可不是，大隊來啦！』



就見新開嶺那條黃色的山道上，走下一隊小人。看的人越聚越多，許老用也不知從那來的精神，一個勁嚷：『這就好啦，這就好啦！猛虎下山，看那些地老鼠往那鑽吧！』

便點着指頭數道：『一二三四五六七：

……』怎麼只有八十？不會吧，一定是他眼錯，沒數清。回頭另數，還是八十。直數到第三遍，也沒多出半個來。他垂下手，一癱攤到地上，自言自語道：『頂多是

縣大隊。光八十個人還是不行啊！』

『可不是，可不是，大隊來啦！』

河渠可早興奮的坐不住了。那天隨周連元衝出來後，他帶着護地隊，仍然在本區堅持着戰鬥。現在一見南山來了隊伍，馬上跟周連元領着人迎上去了。

這晚上，許老不用點燈就上炕睡了。可是那睡得着？上年紀人本來覺少，翻來覆去，攔的骨頭都痛。頂到二更天，影影綽綽聽見遠處響了聲槍，立刻從枕頭上抬起頭，豎着耳朵再聽：四下靜悄悄的，本村狗也不咬，那有什麼動靜。別哄自個了！別哄自個了！他拉一拉破棉袍子，蒙着頭想睡，這時明明白白又聽見一陣槍響，街上還有人說話。他披上『龍袍』邁出來，只見黑糊影裏站了一堆人，深夜的寒氣逼得幾個老漢不住地咳嗽。有人悄悄問道：『那響槍？』不知誰答道：『東北上，大半是打代王城（蔚縣東一個大據點）。』又有入說：『不，是西北。你聽這不是蔚縣那個方向？』許老用插嘴說道：『大西邊也打呢。』一個媳婦打着冷顫問：『八十個人怎麼能拿這些地方？』許老用好像本來知道的比誰都多，笑着說道：『你呀，大嫂子，上炕認識剪子，下炕認識杓子，就是眼皮子淺！大南山也不光這一個口子，你怎麼知道出來多少？』

『那媳婦頂他道：『你還說是縣大隊呢。縣大隊那有這麼多人？』許老用拔尖嗓子辯道：『我幾時說過？我早就估摸着是咱們的野戰大隊。』』

他們站在露天裡，也忘了冷，直聽了一夜，直談論到天明，正要派人下去探聽探聽消息，河渠揹着支嶄新的三八槍，跑似的邁進村，臉像抹了油，鐸亮鐸亮，不等人問，開口就說：『代王城拿下來了，蔚縣城也包圍住了，蔚縣川裡的據點差不多都掃光啦！』

趙璧媳婦止不住哭出聲道：『我那屈死的人哪，你的仇到底有人來報啦！』

河渠繼續說道：『夜來黑間我們跟大隊打代王城，現在還得去打蔚縣城。我回來是區裡叫我告訴大夥給大隊預備糧食。』

許老用說：『還用預備！他們要是肯吃我的肉，我也割給他們！』

老奶奶牽着河渠就走，一面說：『走吧，我正打算看看咱們的人去？』

河渠勸道：『別去了，奶奶，妳走不動。』

奶奶把腰板一挺說：『爭着這口氣，我爬也要爬去！』

許多人都要去。趙璧媳婦跟一些烈士的家屬早把心煎熬碎了，蹙着滿心的痛苦，更要向自己的人訴說訴說。

許老用道：『咱們要去也得帶點禮物啊。』

趙璧媳婦抹着淚道：『我啥都搶光了，光剩這顆心，我要把心掏給他們！』

於是這幫人，老的老，少的少，還有帶着熱孝的，一齊朝蔚縣城邊趕去。半道上時常碰見一羣一羣的俘虜，正往後方送。老奶奶氣得點着指頭說：『現世現報，看你們厲害，還是俺們厲害！』

趕離城不大遠，他們走近個村，恰巧有一連解放軍集合在村邊上，個個都是昂頭挺胸，精神飽滿，靜聽着指導員的戰前動員講話。老奶奶這樣一個剛硬要强的人，從來不肯在人面前服軟，忽然一陣心酸，眼淚嘩嘩地往下直流，撲上去拉着指導員的手哭道：『好啊，恩人可盼來了！……』於是一邊哭，一

邊說，再也聽不清說些什麼。趙璧媳婦等也隨着哭起來。

指導員一面用手背擦着淚，一面扶着老奶奶說：

「老大娘，我們走後這一年多，東打西打，都是爲着你們，你有話都告訴我們吧，我們一定替你出這口氣！」

老奶奶就轉過身，點着指頭對戰士們哭訴道：

「自打你們走後，這一年多，我們算掉到火坑裡了……」

「……」便從頭說起大王曠遭的劫，說了哭，哭了又說，趕說到謝家溝那場慘案時，趙璧媳婦忽然嚎了一聲，一口氣上不來，昏厥到地上。旁的婦女趕忙給他揉胸口，叫她，半響她緩過來，放開長聲哭道：「我只說這輩子再也報不了這個仇，不會想還有今天！同志們，你們替我報這個仇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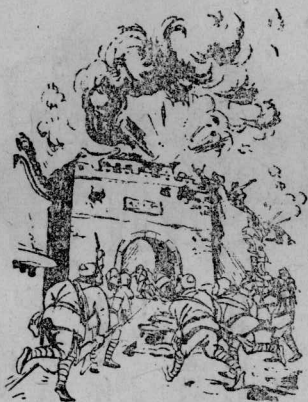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好啊！恩人可盼來了……」

們，你們替我報這個仇吧！」

戰士們聳動着肩膀，哭得頭都抬不起。指導員哭得眼圈紅紅的，舉起拳頭高叫道：『同志們，光哭不行！我們一定要用堅決的行動，打開蔚縣城，消滅敵人，給察南的人民報仇！』

戰士們猛地仰起臉，眼睛閃亮，爆炸似的發了一聲喊——



城頭飛起一條金龍，勝利的信號已照着華北的天空。

砲響了，轟隆轟隆，越來越密，砲彈爆發出紅光，一閃一閃的，像是雷電。大團的煙塵飛騰起來，連成一片，淹沒了整個蔚縣城。忽然間，漫山遍野震動一聲，戰士們從四面八方衝向城去，衝向那個掛着人頭的血腥大堡壘。就在這一刻，敵人在察南的土匪統治被轟碎了，衝垮了。

城頭飛起一條金龍，勝利的信號正照着華北的天空。

九

現在讓我交代交代這個故事的收場。

蔚縣解放後第三天，我到大王疃見到區委書記周連元。他曾經領導本區人民走過艱苦的戰鬥路程，達到勝利，現在正領導人民開展本區新的工作。頭天下午，村裡已經把那些烈士的頭拿回來，重新跟它的屍身安葬到一塊。被抓去的青壯年都被解放軍從牢裡救出來了。我去那天，大家正在自動地從山溝挖他們堅壁的糧食，準備送給解放軍吃。民主縣政府由城裡撥來一批繳獲的黃米，趙璧媳婦和大毛欄兒等人的家屬都得到救濟。

許老用又要做豆腐賣，可是正忙着支援軍隊，還沒顧得上。他抽空陪我去看了看老奶奶。這位老大娘真硬，談起以往的事，氣急時，兩眼瞪的挺直，再也不流淚了。河渠已經調到區裡去，許老用對我讚道：『老子賣醬賣醋，我那乾兒像他奶奶一樣，真是塊鐵！』接着他又告訴我，從解放後，八翠老婆跟



許老用點着頭笑道：「這才叫天從人願，我分到的地，也能牢靠了。」

吳寶山家裡人活像耗子一樣，鑽在洞裡不敢露頭了。

我順便對他說道：「吳寶山已經抓到了，齊天大聖也落了網，民主政府一定要按罪治罪，也不會隨便叫他們家裡人頂罪。」

許老用點着頭笑道：「這才叫天從人願！我分到的地，也牢靠了。」說着臉上突地放出光彩，顯出一種稀奇的活力。

但我明白，這正是土地給人的力量。這力量使人在鬥爭中變得堅強，變得偉大。在這種力量底下，千千萬萬人團結在一起，團結得像一座大山，最終把敵人壓成稀泥爛漿。